

那些珍稀文物 去哪儿了？

顶级博物馆的 地下交易内幕

【美】詹森·费尔奇
拉尔夫·弗拉莫利诺 / 著

钱峰 / 译

普利策奖提名作品——《洛杉矶时报》资深记者历时多年深度调查，揭秘美国著名博物馆与国际文物黑市间的隐秘联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那些珍稀文物 去哪儿了？

顶级博物馆的 地下交易内幕

【美】詹森·费尔奇
拉尔夫·弗拉莫利诺 / 著

钱峰 / 译



版权登记号：01-2011-75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珍稀文物去哪儿了？ / (美) 詹森·费尔奇,
(美) 拉尔夫·弗拉莫利诺著；钱峰译. -- 北京：现代
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43-5513-0

I. ①那… II. ①詹… ②拉… ③钱… III. ①纪实文
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6801号

Copyright © 2011 by Jason Felch and Ralph Frammolino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 (美) 詹森·费尔奇 拉尔夫·弗拉莫利诺
译 者 钱 峰
责任编辑 许君达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513-0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Perface

近年来，几家美国顶级艺术博物馆放弃了一些最精美的馆藏艺术品，将100多件希腊、罗马和伊特鲁里亚（Etruscan，处于现代意大利中部的古代城邦国家）文物移交给了意大利和希腊政府。据估计，这些归还的文物价值超过了5亿美元。民族艺术收藏品的审美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一些文物被视为它们所在时代的杰作。然而，博物馆在无任何法律义务和赔偿承诺的情况下放弃了这些古代雕像、花瓶和壁画。在数十年的艰难收集后，为什么它们会如此闻所未闻地慷慨呢？

这一归还行为是伴随着一桩国际丑闻的，该丑闻暴露了一个丑陋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许多艺术知情者早已有所耳闻，却一直公开否认。几十年来，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违背美国和外国法律，一直在向一个走私和买卖赃物的黑社会收购被掠夺的文物。

博物馆世界丑陋的秘密在披露有关罗马天主教教堂恋童癖的神父以及美国职棒大联盟中类固醇的广泛使用中逐渐浮出水面。与那些丑闻一样，有关博物馆和掠夺的真相在宝丽来（Polaroid）照片中只有模糊记载，在全世界报纸中也只是一闪而过，但它却使公众在心中对美国一些最受珍视的机构重新进行了定义。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的城市神殿，是我们尊崇美、欣赏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场所。然而，

它们如今也被视为几百万美元盗窃财产的陈列馆。

在掠夺艺术品过程中所出现的走私犯罪行为并不新鲜。事实上，它很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古老的职业。在现已熟知的最早期的合法文献中，其中有一份可追溯至公元前 1100 年的埃及纸莎草纸手稿，该手稿将一些对掠夺法老墓的人所进行的审判载入了编年史中（当然，这一手稿现在并不在埃及，而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被大英博物馆“收购”后收藏于伦敦）。古罗马劫掠了希腊；西班牙掠夺了新世界；拿破仑用他从帝国中攫取的战利品填满了整个罗浮宫。18 世纪，坐着大篷车进行盛大巡回旅行的英国贵族们肆意地从古代遗址中掠夺他们心仪的物品，并将这些古代艺术品满载运回他们的住宅。

这一长期性的掠夺只有偶尔才会因公众的强烈谴责或争论而被打断。在公元前 70 年，一位名叫西塞罗（Cicero，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的古罗马律师十分能言善辩，他发挥他的辩才，对西西里岛的舞弊总督盖阿斯·费雷斯（Gaius Verres）的犯罪案件进行施压。该总督大规模地掠夺寺庙、个人住宅以及公共纪念碑，其行为已近乎盗窃癖。

西塞罗告诉古罗马议会：“在西西里岛所有富裕古老的省份中，无论是银器，还是科林斯（Corinth，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临科林西亚湾，陶器享有盛名）或得洛斯（Delos，位于希腊爱琴海，据传为 Artemis 和 Apollo 的诞生地）餐具；无论是宝石和珍珠，还是金质和象牙制品；无论是大理石、黄铜和象牙雕像，还是绘画和刺绣，没有一样是他没有找到过、没有染指过的。只要他喜欢，他就会抢走。”掠夺是“费雷斯的激情所在；是他朋友眼中的疾病与疯狂；也是西西里岛人所说的劫掠”。

1800 年后的 1816 年，在第七任埃尔金勋爵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满载着从希腊帕提依神庙（Parthenon）拆下的精美雕刻文物返回后，一个类似的谴责回荡在英国议会大厅上空。这些大理石代表了古希腊艺术的巅峰，已存在了 22 个世纪，它们被移走代表着文物收集的低谷。在埃尔金勋爵如此大的胃口面前，甚至连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觊觎希腊和罗马大理石战利品的英国富有的收藏行家们都显得微不足道。最针锋相对的指责来自于拜伦伯爵，他与埃尔金勋

爵属于同一时代，是希腊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在其诗歌《密涅瓦的诅咒》（*Curse of Minerva*）中，拜伦表达了女神的心声，强烈谴责了那个大胆的收藏者：

我看见一个又一个的暴政灭亡，
比起土耳其人和哥德人的破坏，
贵国的掠夺者带来的毁灭更大。

英国最终将大理石从埃尔金带回国，安置在了大英博物馆——第一个所谓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很快地，巴黎国家博物馆和纽约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加入了该行列。在整个 18 至 19 世纪，这些容纳了人类成就的博物馆收藏了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作品，如果没有博物馆，那么许多作品也许早就已经遗失了。博物馆开创了新的方法来保护和保存艺术作品，并且花费了数以百万的资金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美术馆来陈列它们。博物馆将自己视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是狄德罗（Diderot）百科全书的具体延伸。但是，它们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受文化优势感的驱使去收集艺术作品。这一文化优势感使那些来自帝国远方未经检查的收购得以合理化。

在美国，这一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时期极为盛行。那段时期，繁荣的经济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地区博物馆和暴发户艺术热衷者，他们热情地采纳了开明的收藏家这一概念。他们中的许多人设法在古典文物的壁龛上做上标记，该记号代表了即时的威望，而且似乎能够带来源源不断的新作品。

对文物的突发需求给了掠夺行为前所未有的刺激，这不仅仅只是对地中海沿岸国家而言，对整个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地区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为游客提供廉价饰品的小市场，迅速成长为一个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非法挖掘以惊人的速度破坏了考古遗址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历史记录。

这一破坏与 20 世纪 60 年代时代思潮的变化不谋而合。有着丰富考古文明的发展中国家为它们的文物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欣赏视角，那就是文物与它们辉煌的历史相联系。这些所谓的发源国开始重新使用那些被长久遗忘的法律，这些法律

规定国家在现有疆界内对它们的文化遗产，包括任何尚未出土的考古发现，具有所有权。这一努力时断时续，很容易被收藏家或博物馆驳回。但是，在考古学家中，还是有一批颇具同情心的追随者，他们亲眼目睹了掠夺所造成的最直接的破坏。学者们开始追寻被掠夺的物品，从遭受掠夺的墓地一直追踪到当地博物馆的书架。

这一危机终于伴随着 197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商颁布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条约而得以终结，该条约具有里程碑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对松散的国家遗产法律网进行编织，使之成为无懈可击的法律网，以此来试图阻止艺术品的非法流动。美国以及其他 100 多个国家最终签订了这一条约，同意限制非法文物的进口。通过这样做，他们意识到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本身的美，而且也在于其考古环境——文物是在哪里被发现的以及它与周围的事物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

这一条约被认为是标志性的转变。美国以及欧洲伟大的收藏博物馆公开表示对该条约的支持，时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的托马斯·霍文（Thomas Hoving）也宣称“海盗的时代结束了”。

但是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带来的变化很小。在过去的 40 年中，博物馆官员经常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条约以及国内外法律，购买来自发源国的非法挖掘和流出的古代艺术品。

这些官员的行为无异于对他们的公众使命的巨大背叛。为了教育公众，保护过去，那些戴着白手套的负责人与艺术世界最腐败的人做生意，削减瑞士银行金库和走私仓库与那些控制市场的下层阶级罪犯的交易。他们通过拍卖行和私人收藏家来购买赃物，他们接受，甚至有时伪造所有权变更史，用谎言来掩盖犯罪来源，这些谎言至今仍使历史记录模糊不清。博物馆这样做，表面上谴责了掠夺行为给考古遗址所带来的巨大破坏，这些考古遗址是我们了解我们起源的首要资源。但实际上，博物馆助长的对知识的破坏远比它们保护的要多得多。

直到一桩有着重大影响国际丑闻的出现，海盗时代才真正结束。丑闻的焦点就是洛杉矶杰·保罗·盖蒂博物馆（J.Paul Getty Museum）的突然崛起。在购

买掠夺文物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机构比杰·保罗·盖蒂博物馆承受更深的道德挣扎。最终，也没有任何机构比盖蒂博物馆付出的代价更高。

在过去的 40 年中，盖蒂博物馆追踪了许多非法的杰作——一件运动员青铜像，一件高耸的大理石青年雕像，一件凶猛的格里芬（Griffin，半狮半鹫的怪兽）雕像，一件葬礼黄金花环。在博物馆所有收购的文物中，其中一件代表作是 7.5 英尺高的古希腊爱神阿佛罗狄忒（Aphrodite）女神像——这座雕像将会成为古代艺术品迷人美的标识。

女神像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以至于任何一个博物馆都不惜一切代价地想拥有它，任何一个国家都奋起要求把它归还，考古学家、私家侦探和记者走遍世界探寻它的来源，甚至于有位负责人为了将它留住而牺牲了自己。对每个人来说，追踪阿佛罗狄忒女神像是对文化真实性的追求。

这书记录了追踪阿佛罗狄忒女神像的故事，通过前所未有的内部记录叙述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博物馆是如何被迫面对被埋葬的过去，以及通过这件事如何给艺术品收藏历史带来划时代的变化。

目 录 /

Part 1 飞来横财与机密掩藏 / 001

谜一样的阿佛罗狄忒青铜像。
随之而来的死亡、掠夺、阴谋。

Part 2 马里昂·丘尔 (Marion True) 的诱惑 / 095

博物馆的堕落——从“艺术天堂”到“暗黑奸商”。
无视法律与道德，以收藏为名的赤裸掠夺。

Part 3 “知道这些之后，还有宽恕吗？” / 177

我看见一个又一个的暴政灭亡，
比起土耳其人和哥德人的破坏，
贵国的掠夺者带来的毁灭更大。
——密涅瓦的诅咒 *Curse of Minerva*

Part 1

/ 飞来横财与机密掩藏 /

1 失踪的青铜像

1964年夏天的一天，6英尺长的费鲁吉欧·费里号（Ferruccio Ferri）拖网渔船离开意大利的法诺（Fano）港口，向南行驶，以每小时8海里的速度沿着意大利东海岸航行。当费里号渔船到达安科纳（Ancona）半岛时，船长罗密欧·皮拉尼（Romeo Pirani）将航线转向东南偏东方向，恰好处于由非洲吹来的干燥的西罗科风和来自南斯拉夫、横扫亚得里亚海的凉爽东风之间。

6名船员正在打瞌睡。虽然海面光滑如镜，但是皮拉尼清楚，每年这个时候，亚得里亚海是多么的变化无常。就在几个星期以前，突如其来的风暴刮过亚得里亚海，弄沉了3只渔船，4名渔夫也因此而丧生。他担心的不仅仅是天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大海留下的痕迹使皮拉尼的工作更加危险。渔网常常捞上来地雷和炸弹，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由撤退的纳粹军队或美国追踪军队留下的。法诺港口许

多人的手臂上都留有锈迹斑斑的弹药渗出的酸物质造成的伤疤。

太阳慢慢升起，令人目眩，皮拉尼和他的船员们小口地喝着“莫雷塔”，这是一种由朗姆酒、白兰地、浓咖啡、茴芹，浇上柠檬外皮和大量糖的混合物。这一高浓度的啤酒不仅给他们带来温暖，也带来了勇气。傍晚时分，费里号渔船已经到达它的目的地——大致位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中间公海的地方。船长知道，从海床上升起的岩石外露的地方，在炎热的夏季，章鱼和成群的鳕鱼会聚集在此以保证安全。其他的船只只会冒险到更远的东部，离开南斯拉夫海岸，航行至深海水域，在那里，它们冒着偷猎被捕的风险。但是，皮拉尼更偏爱暗滩。尽管在那里捕鱼意味着渔网会时不时因碰到锋利的岩石而被划破，但渔船常常会满载而归。

船员们将渔网撒向黑暗的水域。他们一整晚都在捕鱼，轮流睡觉。

天刚刚亮，渔网似乎捞到了什么东西。皮拉尼发动引擎，渔网突然震动了一下，松了下来。一些船员在旁边张望着，拉网的船员将所捞之物拽出来，是一件缀满藤壶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个人。

“死人！”其中一个船员叫了起来。竟然是一个死人！

大海的秘密被揭穿了。船员们很快发现，很明显，那件东西太僵硬，也太沉重，不可能是一个人。船员们将它拖到船头。这个真人大小的雕像重约 300 磅，有黑洞般的眼睛，以一个奇怪的姿势冻结着。它的右手伸至头部。根据它硬壳的厚度推测，它似乎已在海底躺了好几个世纪。

船员们即刻着手修补扯破的渔网。直到后来，他们停下来吃早餐，在吃烤鱼的时候，其中一名船员抓起一把鱼叉，敲开了一部分藤壶。

“金子！”他指着那道耀眼的亮黄色光芒大声喊叫。居然是金子！

皮拉尼推开人群，看着露在外面的金属。他说，不是金子，是青铜。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见过类似的东西。也许它是有价值的东西。费里号渔船上的船员很快就做了决定。与其将这座青铜像交给地方当局，还不如卖了它，大家平摊卖得的钱。

当天下午，费里号渔船起程返回，收音机中传来消息，因为这个发现，整个小镇都沸腾了。在这之前，当船长和他的妻子联络提及此事时，火花就已经提前

到来了。人群聚集在港口迎接费里号渔船的归来。皮拉尼关掉引擎，一直等到傍晚。当费里号渔船驶进港口时，已将近凌晨3点，码头空无一人。

船员们用手推车将青铜像运上岸，藏在一堆渔网下面，带到了皮拉尼堂弟那儿，他是费里号渔船的主人。一些天后，青铜像开始散发出烂鱼的味道。皮拉尼的堂弟将它移到了有屋顶的花园露台，并偷偷地请了几个当地的文物交易商来看。他们开出了100万里拉的高价，但是船员们想要更多。

随着青铜像的臭气一天比一天浓，皮拉尼的堂弟担心会有人通知警察。他请他的一位有菲亚特汽车的朋友将青铜像运至小镇外的一个农场。在找到诚心的买家前，他们把青铜像埋在了卷心菜地里。

一个月之后，他们找到了古玩收藏家加科莫·巴尔贝蒂（Giacomo Barbetti）。巴尔贝蒂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在距离法诺港口50英里的古比奥（Gubbio）有一座水泥工厂。巴尔贝蒂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几百万里拉的钱来购买青铜像，但是在那之前，他要先看看青铜像。当青铜像在卷心菜地被挖出后，巴尔贝蒂拨开上面的泥土，摸着青铜像笔直的鼻梁，猜测这也许是古希腊雕刻大师利西波斯（Lysippus）的作品。

利西波斯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私人雕刻家，在征服了他的顾客后，他作为雕刻家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古代世界。利西波斯重写了希腊雕塑真经，比起先辈——雅典卫城的雕刻家波利克莱塔（Polyclitus）和菲迪亚斯（Phidias），他的雕像更细长，更对称。除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半身雕塑，利西波斯还以擅长雕刻运动员雕像而闻名，他的许多青铜像沿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奥林匹亚的小路排列着。据说，利西波斯毕生做了1500多尊青铜像，但均已失传。

也许，这尊青铜像除外。卷心菜地里的运动员青铜像也许是那些排列于奥林匹亚小路的青铜像之一，只是后来成了罗马的战利品。罗马的光辉使得雅典渐渐地黯然失色。随着罗马席卷雅典内陆和岛屿，罗马军队掠夺了数千只船只。在青铜像创造300年后，也就是基督时期，在某次袭击中，这座运动员青铜像从基座上脱落，被装上备好的运输船运往罗马。那时的亚得里亚海和如今一样变化多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掀起风暴。装载着运动员青铜像的船只无疑是沉入了海底，

在那里躺了 2000 年。

巴尔贝蒂摸着发出臭味的雕像的鼻子，很明显，他看到了他喜欢的东西。他出价 350 万里拉，大约合 4000 美元，这在当时足够在法诺港口买好几幢房子。船员们分摊了出售青铜像所得到的钱，船长皮拉尼分到了大约 1600 美元，这是他两个月的薪金。

同时，青铜像也在继续前进。

巴尔贝蒂担心警察会搜查水泥工厂的仓库，就把青铜像存放在了古比奥的一间教堂，他的父亲乔瓦尼·纳尼（Giovanni Nagni）用红色天鹅绒窗帘把它包好，藏在了教堂的圣器收藏室里。当青铜像的臭气难以遏制时，纳尼又将它转移到了他的房子，浸没在灌满盐水的浴缸里。

一列外国车队来到了巴尔贝蒂的家，车上载着来自欧洲的著名文物交易商们。其中一位交易商带来了一位意大利修复专家。考虑到青铜像的重要性，这位专家无法安心，他通知了意大利的国家警察卡宾枪枪手（Carabinieri，意大利共和国时的国家宪兵，主要职责包括管理军队及协同意大利警察维持社会治安）。警方计划通过突袭来获得青铜像，但是镇上有人听到了风声，提醒了巴尔贝蒂。当几天后卡宾枪枪手到达巴尔贝蒂家时，青铜像已经不在。有些人说，青铜像已经被一辆来自米兰的车偷运出了意大利。另一些人说，它被装上了满载私烟的船只，运到了法国。还有些人甚至声称，巴尔贝蒂在水泥厂给青铜像涂上了颜料，运送到了巴西的一家修道院。

1966 年，青铜像仍然不见踪影。卡宾枪枪手根据意大利的《文化遗产法》，对巴尔贝蒂和他的父亲纳尼提起刑事诉讼。《文化遗产法》规定，凡是在 1939 年后偶然发现的考古文物都归国家所有。在该法律下，私藏文物的人都被认定犯有盗窃罪。巴尔贝蒂和纳尼被定了罪，并被判入狱。但是在 1968 年，意大利的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罪名，声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青铜像是在意大利水域发现的。

3 年后，青铜像在伦敦重新浮出水面。很明显，在过去的这些年它都被藏在巴西的一间修道院里，直到它以 70000 美元的价钱出售给了一家位于卢森堡的艺

术财团——阿耳忒弥斯（Artemis）。当财团的一员——德国文物交易商海因茨·赫策（Heinz Herzer）在伦敦的仓库里看到青铜像时，他感到脊椎骨发凉。透过外壳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这是一件运动员青铜像，这是古雕刻家最爱的主题。这位运动员的头微微向左后方倾斜，仿佛在注视着体育场上的仰慕者。他那修长的身体朝着另外一边微微扭曲，给了他良好的张力。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右手悬停在头上方离橄榄枝仅几厘米的地方，这恰好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手胜利狂喜时刻的姿势。

赫策将青铜像运回了位于慕尼黑的工作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养护专家花费了几个星期，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刮掉青铜像底下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污垢。然后，他用X射线检查了青铜像，发现内部有个洞塞满了艺术家工作室的残骸。外壳脱落后，青铜像显露出了一种更复杂的情况，即“青铜像疾病”——一种残留在青铜像表面的结晶氧化铜红点。为了停止该物质的侵蚀，青铜像被沉浸在了化学浴缸里。至此，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破坏，它不得不被保存在低湿度的场所。

通过用碳14年代测定法可以证明青铜像雕刻的时间要早于罗马时期。赫策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巴尔贝蒂的一样。青铜像雕刻的技术和比例都指向了利西波斯。这有可能是大艺术家利西波斯唯一幸存的作品吗？

为了使青铜像的售价与原始希腊杰作相符，赫策仅仅还需要一件东西：一位在古代艺术品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的意见。这位德国文物交易商决定将照片和详细的报告寄给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文化的负责人伯纳德·阿什莫尔（Bernard Ashmole）。

阿什莫尔以其学识和专业程度而广受尊敬。在发现前看管人允许员工用钢丝绒擦洗无价的纪念物（包括埃尔金石雕）后，阿什莫尔于1939年被任命为希腊罗马艺术品的看管人。许多其他负责人和有名的收藏家都广泛征询他的意见。当阿什莫尔收到赫策的包裹后，他立即意识到这件青铜像是一件杰作。而且，他感觉赫策认为青铜像是属于利西波斯的作品这一推测是正确的。

1972年春，在收到照片后不久，阿什莫尔驱车一个小时来到了伦敦郊外的都铎王朝时期庄园——萨顿庄园（Sutton Place）。萨顿庄园属于他一位最重要的客

户，这位客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有足够的资金来收购这件杰出文物的古代艺术品私人收藏家。

阿什莫尔先前已经和杰·保罗·盖蒂(J.Paul Getty)有过交谈。

当运动员青铜像到来时，盖蒂已是一个身体蜷缩、苍老的老人家。他年近八旬，很难撑起西装和领带，那如同他少年时期穿的制服一样规律的服装。盖蒂不是一个易怒的人，但是他看上去很像。他那厚眼皮的眼睛，宽厚的脸颊，使他看起来挂着永久的愁容。盖蒂将他的想法藏于冰冷的外表下。照片常常捕捉到他奇怪的姿势：手臂放在一边，下巴下垂，表情空洞。盖蒂有着苍白的发线，圆鼻头和僵硬的举止，与他仰慕的尼克松非常相似。和尼克松一样受到盖蒂仰慕的人还有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虽然盖蒂被一叠叠来自盖蒂石油公司和其他 200 多个公司的报告包围着，但是他敏锐的头脑足以使他坐在书房柔软的垫子上来经营其庞大的帝国。金钱向来是他的主要热情所在，女人紧随其次。尽管在很久以前，盖蒂与他的第五任妻子离了婚，但是他身边一直围绕着年轻的女人，以满足他难以抑制的性欲。每天晚上晚餐时分，这些年轻女人就会讨好地坐在盖蒂右边那张又长又正式的餐桌上，争先恐后地希望自己能受邀到楼上，上这位亿万富翁的床。

盖蒂管理他的帝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并且记下每日花费——糖果 35 美分，三明治 1.05 美元。参观萨顿庄园的游客被要求投币才能打电话。在早些年，盖蒂的孙子被卡拉布里黑手党(Calabrian Mafia)绑架，他拒绝支付赎金，也因此被打上了吝啬鬼的烙印。直到绑匪给罗马的一家报社寄了一个包裹，里面装了他孙子的一只耳朵，上面的雀斑完整而清晰，盖蒂才开始正视绑匪的要求。

如果说盖蒂很吝惜他的钱，那么他更吝惜他的赞扬。他和 4 个女人生了 5 个儿子，一个英年早逝（因为盖蒂在外出差，所以错过了他的葬礼），其他的儿子则因盖蒂无可救药的吝啬被疏远，被赶离了家族石油企业及他们父亲的生活。只有他的儿子乔治(George)表明了对家族企业的承诺，继续担任盖蒂石油公司子

公司的总裁。但是，在承受了父亲多年的冷漠和不认可后，乔治于 1973 年自杀了。他捅伤了自己的胃，并且在住院时吞服了过量的药丸。

如今，虽然被仆人和谄媚者包围着，但独自一人的盖蒂发现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他没有继承人接管他的企业。很明显，没有了他，盖蒂石油公司不可能存活很久。只有艺术品给了他生命的希望，他曾说：“人从艺术品中发现的艺术的美，只是人类努力的成果之一，这些成果虽然少得可怜，却真实、持久。”

早在经济大萧条复苏之初，盖蒂就开始收集艺术品。那时，经济衰退削弱了有钱人的财力，使他们无法拥有许多世界上最好的收藏品。盖蒂对待艺术品的态度与他对待事业的态度不太相同。他喜欢淘便宜货，比起全额购买已定价的杰作，他对发掘那些价值被低估或者高估的艺术品更感兴趣。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盖蒂每年都会游历欧洲。他发现，战争的威胁和对犹太人的迫害揭开了一些甚至更有名的收藏品的神秘面纱，例如，罗特希尔德（Rothschild）财阀家族（闻名的犹太财阀家族）的收藏品。他继续大买特买，收集一些便宜货，其中包括他仅仅花了 200 美元购买的他认为是拉斐尔（Raphael）的仿制品。之后经专家鉴定，该仿制品是一件丢失的原作——《麦当娜的面纱》（*Madonna del Velo*），价值超过 100 万美元。在次年的欧洲之旅中，盖蒂又花了 65000 美元在一个拍卖会上拍得伦勃朗（Rembrandt）的《马藤·路登的肖像》（*Portrait of Marten Looten*）。他在日志上写道，这个价钱比起 10 年前它主人花费的钱还要少。

盖蒂早期的品位多样，变化多端，这主要是当时年轻的他在游历亚洲、欧洲和中东时所形成的。所有他看中的他都买，从没特别想过它们是不是属于同类艺术品，或者它们的质量是否属于同一个档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专注于 18 世纪法国的家具和挂毯，波斯和萨伏内里地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以及希腊和罗马文物。

随着收藏的艺术品和吝啬性格的冲突越来越大，盖蒂把他的艺术习惯看做一种诅咒，甚至是一种瘾。他试过很多次想要放弃，但是，自 1957 年《财富》杂志将他评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后，一群人涌进来要献给他艺术品，盖蒂也不由自主。他在自传中写道：“据说，长久使用麻醉毒品的人背上有只猴子。有时，我